



窑洞保卫战

申 双 魚 等 著

目 錄

英 雄 沟.....郑 篤 (1)

——記著名的武乡窑洞保卫战

保衛黃烟洞片断.....齐 語 (24)

窑洞保衛战.....申双魚 (28)

英 雄 沟

——記著名的武鄉密洞保衛戰

郑 篤

武乡县属东南，和襄垣沁县接界的地方，有一个不到三十户人家的小山庄——漆树坡（注一），也許因为它小而又特別偏僻的緣故吧，在任何詳細的地图上，都找不到它。但在抗战时的一年中，这个极其偏僻的小山庄上，却演出了一幕极其悲壮的密洞战。

那是四三年敌人占据蟠龙后不久的事。

敌人占据蟠龙后，那里的鬼子，便和段村、沁县、襄垣的敌人，形成了一个斜边四角形的互相呼应的犄角形势。这一来，居住在那个斜边四角形地带以內的許多村庄，便完全陷入那四个斜角上敌人严密的包圍中了。

然而，胆怯的鬼子，对于这样的形势，似乎反而更加感到可怕。

鬼子占据蟠龙后，他們虽在那里，修筑了許許多多防御工事——左一个碉堡，右一个碉堡，但他覺得已为他所包圍了的那个地带——~~他~~。白天他們深怕有人截他們，于是，于是在修筑好一兵力，向这斜边四

角形的地帶，展开了殘酷的反复扫蕩。

殘酷的扫蕩开始了，二十天的时间里，敌人在方圆三五十里的地帶，接連着便进行了十二次扫蕩。每次扫蕩中，敌人所能想出的一切阴險毒辣办法，都使用出来了：急襲、奔襲、包圍、捕捉、分进合击、梳篦搜山、圪堤圪梁，都走遍了，甚至每块可疑的石头，敌人都要翻轉过来。

在那十二次的殘酷扫蕩中，最大的扫蕩，共有六次。漆树坡那幕悲壮的窑洞战，就是在敌人第二次最大的扫蕩中发生的。

那正是炎热的七月天。第一次最大的扫蕩，刚刚过去两天，但第二天的夜里，各角上的鬼子們就又出动了。

那天夜里，漆树坡的人們也和其他临近战斗的村庄的人們一样，后半夜起来就吃过了早飯。因为那些日子，由于敌人的連續扫蕩，情况一直是緊張的。因此，不管有沒有敌情，人們总是一早起来就吃飯。吃过飯后，老弱殘廢和妇女儿童，都进了洞，只民兵們仍然留在村子里。这是他們处在情况緊張时的一貫作法。黑夜里，即使敌人包圍了村子，这些在战斗中已习惯了的青年后生們，也是不往外跑的。他們对付敌人的办法是：守着村口，不讓敌人进村，等天亮时，然后再瞅空子向外冲。

人們进洞后，情况象是一陣比一陣緊張起来。

“蟠龙敌人到东皋了！”情报很快傳来了。

接着，襄垣、段村方面的消息，也傳来了：襄垣的敌人到了龙王堂，段村的敌人也出动了。

东皋和龙王堂，离漆树坡都是十多里地，民兵們仍然象是没有什么事情似的安靜的守卫着村子。但情况緊張起来，是十分快的，立刻，东面南面响起了枪声。这时，天色已快亮了。

听着枪声，平素十分温和沉着的民兵指导员武志芳同志，立刻严肃起来。

武志芳同志，和其他所有的民兵一样，也是一位二十四五岁的青年。他是一个中等身材，黑瘦的脸，有些长，但看起来，却很精明强悍。由于他的性情很温和，工作积极负责，所以很能团结人。自从村上一成立起民兵，他就一直担任指导员。敌人未占据蟠龙前，他时常带领民兵，隔三打五的下段村、沁县、襄垣一带打游击，配合军队作战。以后情况变化，斗争剧烈了，他更领导民兵积极进行反蚕食、反扫荡等作战。在这以前，大小战斗，他已经历过数不清多少次了，在任何严重的情况下，他从来没有变过面色。这次的情况，他却觉得有些异样，跟往常不同。

四面敌人都出发了，都是朝漆树坡方向集中，而且说来就来了。敌人一定是奔袭、捕捉！这时恰好县上姜一同志、李尚春同志，正在村中，于是他便和他俩简单的判断了一下情况，立刻在村南那个高地上，集合起民兵，就行动了。

“往出冲，向西面转移！”

两个民兵班，二十多个人，每个人拿着自己的武器——步枪或手榴弹，象正规部队一样，排着队，顺着一条并不很深的山沟，就匆匆的向西面走去了。

走在最前面的，是打起仗来最勇敢果断的磨儿，他和民兵分队长全末——也是一个很勇敢但性子十分急的楞后生，曾配合军队，摸过李庄、柳沟，得过奖。这次由于他的带头，人们走起来，显得更加紧张、迅速、有力。

漆树坡的西面，有一条岭，那是从高岭到二十里铺的一条大路。每次扫荡，从沁县上来的敌人，总要从那里路过。这次因他们听到这边还没有什么动静，所以就顺着沟，向这

边走来了。

他們是想越过这条岭，轉移到外綫去。

枪声仍然在东南方面不停的叫着，民兵們跟着勇敢的磨儿，迈着重大的脚步，虎虎的順着沟在走动。也許是路熟，加上走的很快的緣故吧，他們很快就爬上那条岭了。

然而，事情竟是那样的出乎人們的意料！

民兵們很快的爬上岭去了，但也就在这一刹那，一堆潜伏着的黑影，象从地下鑽出来似的，虎的站起，向他們扑来了。

“糟糕！”

走在前面的磨儿，一看情况不好，連忙摔了一个手榴彈，扭头便催促着大家往回跑。

岭上的机枪，呱呱的响了起来，子彈从人們头頂、身边擦过，打到了土上，发出嗵嗵的沉重声。但情况是絲毫不允許人們过虑什么的，为了冲出敌人的包围，人們象飞似的順着原路跑了回来。

跑回了村边，大家靜了靜，接着又往北面冲去。

漆树坡的北面，只里把地，就是上司村。那里是西通二十里鋪，东通监漳的一条大道，但冲过那里，便可轉移到外綫去。

于是不管情况如何，大家便朝着上司村方向的那条沟里冲去了。

上司村的岭上，敌人也仿佛早已布置好了，他們剛走到那里，岭上的机枪，就格格的下来了。

北面冲不过去，又折回村边。人們呼呼的喘着气，汗，一把一把的从臉上流下，但在村边，已不能多停留。

“看样子，是会要打硬仗的”。

这时，人們开始有了这样的預感。于是，在未全亮的天色里，他們急急忙忙把所带的多余的东西，如米袋、挎包等輕装了一下，就順着沟，向东南方面冲去了。

漆树坡的东南里把地，是楊桃沟，他們希望能从楊桃沟的右边穿过，冲出龙王堂和东泉間的封鎖綫。不想还未走到楊桃沟，东南面的敌人包圍上来了。

漆树坡紧紧的陷入敌人严密的包圍中，再也不能冲了！

为了应付万一，武指导員和姜同志、李同志简单商討了一下，两个民兵班，就在村子南边的山岭上，很快分开了。

村南面的山岭下，有两个窑洞，一东一西，中間只隔两道小圪梁。

指导員武志芳帶領磨儿、来庆、二孩等那班人，准备下到岭下，就暂时在西面窑洞下，就地隱蔽，或瞅机会往外冲，万一不行，再进洞。

另一班由姜同志、李同志和全末帶領，向东面那个窑洞方向轉移，能冲就往出冲，不能冲也进洞。

但情况，立刻就万分緊張了。两个班剛剛分开，敌人的机枪就打了过来。

再也来不及作什么打算了，指导員简单說了一声“进洞”！民兵們就翻下岭向窑洞爬去了。

很快，民兵們爬上了洞口，但在洞口下面的那块地边，有三个敌人的便衣，已在那里等候他們了。这时天已大亮，太阳也出来了。民兵們知道是些汉奸，为了不声張，他們沒有答理他，只是匆匆的踏着梯子，往洞口爬。

指导員背着一枝枪，刺刀已上起来，当他踏上梯子时，那三个便衣大声喊叫着向他扑过来：

“等等，不要上”！

指導員扭頭就是一槍。

“叭”。

三個便衣，一個被打倒了，其餘兩個，却逼近了梯子。指導員看看一時上不去，便退下來，和那兩個傢伙拼起了刺刀。

對於面前的兩個漢奸，他是那麼的恨他們。他端着刺刀，憤怒的眼睛，象他手中的刺刀一樣，灼灼的盯着那兩個漢奸，猛一下撲過去，就打倒了一個。立刻扭過槍來，將那一個也刺倒了。

然而時機是那麼的緊，他剛刺倒那兩個漢奸，大部的敵人就衝了上來。

洞是進不去了，於是他又和大部的敵人扭打起來。

他的憤怒，已經到达了頂點，眼珠完全發紅了。他一面惡恨恨的跟敵人肉搏着，一邊發狠的向已進了洞的民兵們叫喊：

“下來，下來和狗日們拚！”

由於過度憤怒所產生的勇猛，他象一只猛虎似的，舞動着刺刀，使敵人很長時間接近不了他。

這時，大部的民兵，都已進了洞，留在洞口的，只剩一個有病的民兵肉小（他是事先就進了洞的，為了探聽情況，他守護着洞口）和另一個民兵了。他倆望着這場白刃搏鬥，很想下來幫助身陷重敵孤力奮戰的指導員，但進了洞的人，一時叫不應，於是他們就伏在洞口，瞄着敵人打。

在他們的援助下，大部敵人伏下了，指導員抽空就刺死了兩個，但槍聲一停，敵人又都立刻爬了起來，向他刺來。

大部敵人刺了上來，他向旁邊一閃，瞄準一個，就猛的刺了去。被刺的那個敵人嚇得一后退，他就有了一小塊迴旋

的余地，然后即刻又猛翻身去，扑向那边那个。

他就这样紧张的，和敌人一来一往的在搏斗。

时间很长了，搏斗一直在继续着。

有时，他因用力过猛，一扑空，险些儿跌倒。也有时因刺中了敌人，刺刀咬的敌人太紧，很费力才拔出来，也使他心急。

也许是由于时间太长，使他有些过分劳累吧，终于他被敌人逼到了崖根。

但他仍然紧贴着崖根，在和敌人死拚。

数不清的刺刀，发着雪亮的寒光，一齐向他刺来，他用力拿枪一拨，所有的刺刀被拨到了一旁。

然而很快，那些刺刀就又举起向他刺来了。最后他被刺中了胸脯，刺中了鬓角，手里的枪举不起来了。

指导员牺牲了。因为民兵们来不及将梯子拉进洞里，敌人便沿着梯子爬了上来。

窑洞的构造，是十分曲折的。一进口，有个深坑，民兵们已把道板拿去了。当要爬上洞口的时候，鬼子却担心起来，谁也不敢进。

他们先迫使一个伪军进洞，那个伪军不敢进，硬逼着上去了，但随着窑洞里发出来的枪声，便滚了下来。以后又上去两个，也都滚了下来。

对于这个十分神秘的窑洞，敌人已无可奈何了，可是他绝不甘心。最后，向窑洞里摔了两个手榴弹，鬼子就改变了方针。

熏！

不知从什么地方，鬼子弄来许多柴火，于是就在洞口烧了起来。

火，那么剧烈的燃烧着，但因窑洞里面，已堵住了口，烟汹涌的倒冒出来，升到了空中，熏的效果，一点也没有。

然而，正在敌人感到没办法的时候，窑洞的气眼，却被敌人发现。

气眼和洞口，是在同一方向的，因为洞口堵住了，洞里闷得出不上气来，为了不致闷死，他们小心的隔一会儿放一会儿气，不想却被敌人发现了这个缺点。

敌人发现这个缺点，象得了宝一样，立刻转移兵力，完全集中到气眼边来。

守卫气眼的，是来庆、磨儿等几个民兵。气眼口，高悬在半崖中间，他们没有想到敌人会从这里下手，他们仍然小心的执行着自己的职务——隔一会儿放一会儿气。

外面仿佛静寂了，洞里人们紧张的心情，开始安定下来。可是并没有多久，就又陷入了新的更紧张的情况中了。

鬼子的心毒极了，它计划从岭上挖下来，一直挖透气眼。

由于吃力的挖土受了震动，气眼口开始在掉土。不久，“通通”的挖土声也听到了。

“敌人挖气眼口了”！人们的心，陡的立起来。

二

敌人在发狂的挖着土，一幕剧烈的战斗，正十分严重的发展着。转移到两条土圪梁东边的那个班，离的虽不远，彼此之间，却谁也不知道谁的处境是怎样的。

姜同志、李同志带领着全末那一班人，刚爬过那两个圪梁，就听到指导员那一班人和敌人互打的枪声了，但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这时他们也本来该进洞口了，走到洞下面，却又顺着沟

向南冲去了。他們是想从楊桃沟的左边插过，轉移到外綫。

一班人順利的冲出了沟，但剛一出沟口，就和敌人碰了头。

敌人架起机枪来便向他們扫射，没办法，这才折回来准备进洞。

李同志、全末領着人們进洞了，姜同志却还是那么沉靜。

敌人追上来了，正在一个西瓜地里乱摘西瓜吃。姜同志趁着这个机会，摘下来随身带的那个小望遠鏡，了望起来。

这个小望遠鏡，是一个朋友为了他領導打仗方便，贈給他的。他把它对到眼睛上，凝神的望着敌人，他是想看看是日本鬼子还是伪軍，倘是鬼子，进洞再說；倘是伪軍，馬上叫下人来就和狗日的拚！

他凝神的望着，天色虽已很亮了，但不知鏡子上沾了土还是怎样，沒等他看清楚，身后西南方向早来了敌人。他扭头一看，赶忙收拾起小望遠鏡，准备进洞，却已迟了。

他迅速的向四下里望了望，离他不远的地方，有一条小沟沟，于是弯着身子，連忙爬了过去，躺了下来。

敌人上来了，四下里馬上靜的那么可怕。剛剛升上来的太阳，发着怕人的光亮，十分清潔的天空里，此刻也仿佛被阴森、寂靜所統治，不允許一切生物存在似的。敌人到来前的情景，真比旧小說中所描繪的一个惡魔到来前的情景还恐怖的多。

一会儿，圪梁上脚步声在响，敌人在搜山了。

突然，敌人象是发现了目标，一个人跑着，鬼子順沟撞了下去。象是沒有攔住，鬼子“嗚啦嗚啦”的叫起来。

这“嗚啦嗚啦”的叫声，象是一个命令，接着，“呱呱

呱”的机枪声就打了过去。

枪弹着地，发着“噗土噗土”的声音，使人万分担心的象打着了誰。

姜同志躺在小沟沟里，屏着气，一声也不敢哼。

一会儿，一切又寂靜了。姜同志听了听，再也听不出什么动静，他就慢慢爬起，爬出那个小沟。

他站起来，紧了紧腰带，提着原先的那根棍子，顺着沟，向前走了。他的心有点儿茫乱。他向前走，是想找个较好的地方隐蔽？还是想轉到一个小山庄找个老乡探听一下情况呢？这时連他自己也糊里糊涂的。

但他匆匆的顺着沟跑下去了。

跑了沒几步，路旁仿佛有人輕輕的在叫喊。

“別走！別走！看敌人！”

他顺着声音細細看去，一个人正躺在离他不远的一个沙土壕里。

那人隐蔽的十分好，下半身被沙土埋着，上半身堆着一堆茅草，倘不細看，誰也想不到那下面会有人。

突然，山岭上真的又有了脚步声，他赶忙学着那人，把自己伪装起来了。

他把下身刨了些土埋住了，头頂上，也放了些乱草。他的伪装，也許比那人还要自然些。可是他总是有些心乱。因为他从乱草縫里，明显的望着敌人溜溜的从圪梁上走过去了。他想，如果敌人仔細往下看，也許能看見他。

他的心，有点发慌，敌人过后，他再也不能呆在那里了，翻身就顺着沟跑下去了。

他顺着沟一直跑着。在这条沟里的一个敞着口的窑洞前，有两个老婆，还安祥的坐在那里梳头。

那边在剧烈的搏斗，这边仍然安祥的該干甚干甚，这本来已是生活在敌后人們的一种习惯了，但他这时却觉着好气又好笑。

这两只糊涂虫，真糊涂的气人！

“快进去吧，敌人过来了！”

他一边跑，一边这样生气的对那两个老婆說。那两个老婆，才慌張的鑽进窑洞里去。

他茫然跑着。在楊桃沟南面的一个小水沟旁边，碰到了一个人。那人也仿佛剛遭受了一段什么危險似的，蒼白的臉上，似乎还未变过色来。喘着气，臉上汗水一道道的流着。

他一看，原来是七区救联会的韓凤高同志。

他們兩人一見面，彼此仿佛都安下了些心。互相一問，才知道方才敌人在圪梁上攏的就是他。于是他們就边走边談的互相說起各自危急的遭遇来。

这时楊桃沟、斜道沟，都沒有了什么动静，只是漆树坡的西南面，还一直在打枪。这使他們很放心不下。因为那两班人分开后，西面窑洞的情况，他們一直还不知道。

对于那一班民兵和全漆树坡的老百姓的关心（全漆树坡的男女老少，就都在西面那个窑洞里），使他們非去探听一下不可。

他們的談話，很快就停止了。他們爬到一个松树坟上，向漆树坡望着。

窑洞的对面，树着一杆刺眼的膏药旗，鬼子的大队正停在那里。鬼子的周圍，則是搶来的毛驴、牛、羊……。

望着望着，他們很快就望到了窑洞頂上的敌人。

呀！敌人在挖窑洞！——挖气眼！

这件惊心动魄的事，使他們禁不住的惊叫起来。为了替

窑洞的人们解围，他们匆匆的又向杨桃沟跑去。

杨桃沟，这时还没有人回来，但在路上，他们碰到了一个老汉。他们问过那个老汉后，知道七区的民兵，先前是在上司村住，这时可不知道转移到那里了。姜同志马上派韩同志找去了。

三

韩同志走了以后没多久，李同志、全末，领着那一班人就来了。因为他们进了窑洞后，一直待在里面，对于外面的情形，除了从洞口不时传进几声枪声外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现在他们跑出来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实在在那里待不住了，想探听一下外面的情形；另一方面，他们进了窑洞后，姜同志没来得及进去，也使他们放心不下。当他们刚进去时，很快就听到了枪声。但姜同志，却还没有进来。一种同志的兄弟般的友爱与关心，使他们很着急。为了把姜同志叫进洞来，李同志和全末等，在情况已十分紧张时，还连出来三次。但每次出来，爬在洞口上望望，总是望不见姜同志。

姜同志那里去了呢？这使他们十分焦急！

后来，望了一次又一次，终于没办法，不得已，他们急得竟叫喊起来了。

“喂，快，快来！快来！”

他们不敢叫他的名字，只好糊里糊涂瞎叫。可是这一叫，敌人听见了。因这时窑洞上已有了敌人。

于是“叭叭叭！”敌人打起了枪，把他们顶回去了。

因此他们在洞里，一直在焦急着这事。

出了洞口后，他们为了慎重，才绕到杨桃沟来。见了姜

同志，他們放心了。但一聽說敵人包圍了西面的窯洞，他們立刻又都焦急起來。

“走，走，去和狗日們拚！”

全末，這位性急如火的分隊長，更是急得暴跳起來。漆樹塢的民兵，是在四二年以前就成立起來的。四二年春天，經過劇烈的反蠶食鬥爭後，民兵們的戰鬥力，更堅強了。從那時以後，他們為了更提高戰鬥力，就在一塊集體睡，並安置了一個“民兵家”。大家白天生產，晚上輪流站崗放哨，親熱的比親兄弟還親。每半月有定期的“民兵日”，在這一天，他們就開會檢討、討論各種問題。家里有老婆的，也可以定期回家睡，因為大家“滾打”的太熱火了，有的叫回家睡也不回去。現在，許多兄弟被敵人包圍了，還有全村自家的父老兄弟姐妹等。他們一聽說，每個人都有說不出來的焦急和憂慮！

“走，走，去和狗日們拚！”

全末簡直氣透了，他一邊這樣說，一邊一直揮動着手，要大家去。這時大家也都十分願意去，但他們想，看樣子，是會有什麼好處的，可是也終於不好再說什麼，都隨著全末沖上去了。

沖着沖着，他們沖上去了。沖到離敵人相當的距離時，他們立刻就狠狠的打了幾個排子槍。敵人是決心要搞垮窯洞的，也象是知道他們人不多，沒有理會。

“狗日們還看不起民兵！”這一來，十多個民兵，就再也忍不住了。

“沖，沖，向前沖！”

他們完全下了拚死的決心，凶猛的向前進了。

在民兵們勇猛的沖擊下，敵人的機槍，終於不得不响

但枪彈却是那么稠密，象雨点一样，一时使他們很难抬起头来。沒法，只好退回来，再作主張。

退回楊桃沟后，楊桃沟老乡，已有不少人回来，并給他們作好了飯，可是誰也沒有心思吃。

可恶的枪声仍然不断的在窰洞那面响着，象似故意增加人們的憂慮。

“不能眼睜睜的看着自家人叫人家打死呀！”

求援兵解圍的念头，在每个人的心里攪动着。于是赶忙派了一些老乡，分头去給部队送信了。每个老乡走时，大家都用同样的話，再三叮嚀了他：

“探听着，那里有咱队伍往那里走，只要碰上咱八路军，不管那一部份，就說咱漆树坡的民兵叫鬼子包圍了，叫他們赶快来援助！”

四

送信的人，分头出发了，窰洞那面的战斗，也更其剧烈了。

气眼离岭頂，多么高呀，敌人却一直挖下去了。

挖着的坑，席子来大的一片，挖着挖着，敌人终于挖透了。

敌人是要决心毁灭这个窰洞的，剛挖透，上面就跳下两个凶恶的敌人。

窰洞里面，是那么的寂靜，連三五岁不懂事的小孩子，也知趣的一声不哼，豎起耳朵担心的听着外面的动静。

“下来了！”

磨儿三叔和几个老汉們，蹲在通气眼的通路上，一边注視着把守气眼口的侄子和来庆等，一边不时的回过头来給大

家傳遞消息。

敌人在用烟熏的时候，磨儿三叔和老汉們就一直替大家傳遞着消息。敌人开始熏时，大家还有些慌。他們知道把口堵住了，烟进不来，一边傳消息，一边便安慰大家：“不怕，不怕，烟进不来！”这时却因情况紧急了，所以他們只在担心的傳遞消息。

扑通！扑通！两个敌人跳了下来。

磨儿三叔和几个老汉們的心，卜卜的跳着，但他們仍然向大家傳遞了这个消息。

“下来了！下来了！”

但立刻：“轟”的一声！

手榴彈响了，跳下来的那两个凶恶的敌人，被炸死，滚到了崖下面。

半个鐘头后，外面仿佛没有什么动静了。窑洞里也开始安静下来。

一陣过度的緊張，人們除靜靜的提心吊胆着緊緊的注視這場生死搏斗外，完全忘記了一切。人們从半夜起吃了飯，一直沒喝过一点水，但这以前，人們却誰也不知餓。現在情况安靜了，人們这才覺得有些餓了。

于是，大家“吭嘞吭嘞”的吃起干粮来。

这时，藏在窑洞后面的，全村七八十个男女老少，也都放下心来。他們和她們，对于守卫洞口的民兵們，完全充滿了感激与爱护的信心，但却說不出来，他們只是爭着拿出自己最好的干粮給民兵們吃。他們对于民兵，从根就是很爱护的。因为在每次敌人的扫蕩中，他們在民兵的保护下，从来没有受过一点惊怕。每次敌人扫蕩，不管情况怎样，民兵們总是先要把他們安置在洞里，然后才离开村子，監視敌人，